

257412



多雪的冬天

[苏] 伊凡·沙米亚金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多 雪 的 冬 天

[苏] 伊凡·沙米亚金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Иван Шамякин
СНЕЖНЫЕ ЗИМЫ

“Роман Газета” № 5-6, 1971

Москва

根据苏联《小说月报》1971年5—6期译出

多雪的冬天

[苏]伊凡·沙米亚金著

上海新闻出版系统“五·七”干校翻译组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.25 字数 350,000

1972年12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,000

书号: 10·2·206 定价: 0.96元

内部发行

内 容 提 要

《多雪的冬天》原载苏修《小说月报》一九七一年五、六两期。小说通过主人公伊凡·瓦西里耶维奇·安东纽克的经历，反映了赫鲁晓夫、勃列日涅夫两个时期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。

安东纽克是卫国战争时期白俄罗斯的一个游击纵队长，战后在农业部门任领导工作。六十年代初，由于他坚持反对犁掉牧草种玉米，被当时的当权者加上“机会主义错误”、“不同意党的政策”、“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”等罪名，强迫退休。过了两年，“高贵的‘草的敌人’”（指赫鲁晓夫）下台了，安东纽克满以为恢复名誉、官复原职的机会来到了，但是，由于官场内部狗咬狗的斗争，他的希望终于成为泡影，只得到一个国营农场里去当总农艺师，即使这样，还是不断受到排挤和迫害。

小说在反映上述斗争过程中，还比较广泛地触及了当前苏修特权阶层中一伙人的丑恶面目。他们是一切阴谋、祸害的策划者，但现在都还正在受到信任、重用，有的更担负着高级领导职务。

小说作者伊凡·沙米亚金，是白俄罗斯作协第一副主席，写过六部长篇小说，许多中、短篇小说和剧本。今年一月，他五十岁生日时，苏修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”曾授予“劳动红旗勋章”。

主要人名表

- 伊凡·瓦西里耶维奇·安东纽克——退休干部，曾任游击支队、纵队队长，农业部门高级干部，后任某国营农场总农艺师
- 奥里加·乌斯金诺夫娜——安东纽克的妻子，图书馆管理员
- 巴威尔——安东纽克的弟弟，游击队员
- 玛依雅——安东纽克的长女，语文教师
- 耿纳第·菲里波维奇——安东纽克的大女婿，工程师
- 瓦西里——安东纽克的儿子，水兵
- 拉达——安东纽克的幼女，大学物理系学生
- 萨沙·巴维里耶夫——安东纽克的小女婿，水兵
- 斯塔西克——安东纽克的外孙，玛依雅及耿纳第之子
- 彼得·菲陀罗维奇——高级干部，安东纽克的同情者
- 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——某部部长
- 叶甫盖尼·巴甫洛维奇——市委书记
- 卡季米尔·列沃诺维奇·扎哈莱维奇——某国营农场场长，安东纽克后来在其农场内任总农艺师
- 柯洛里柯夫——中央驻游击队的特派员，后为农产品加工系统高级干部
- 谢苗·谢苗诺维奇——高级干部，柯洛里柯夫的知交
- 列昂尼特·马尔顿诺维奇——原为安东纽克下属，后飞黄腾达，任某部主任
- 安德列·彼特罗维奇——安东纽克的后任
- 瓦伦京·阿达莫维奇·布迪卡——曾任游击支队、纵队参谋长，后为某研究所所长，科学博士

米兰娜·菲里克索夫娜——布迪卡的妻子

菲里克斯·布迪卡——瓦伦京·布迪卡的儿子，副博士

爱德华·雅泽波维奇·克列普涅夫——布迪卡的亲信

娜杰日达·彼德罗夫娜(娜嘉)——克柳然奇乡村学校女教师，曾
为安东纽克游击队队员

薇塔丽雅·伊凡诺夫娜(薇塔)——娜嘉的女儿，克柳然奇乡村学
校教师

伊凡·斯伏亚茨基——娜嘉的丈夫，俄奸，伪警察局副局长

瓦夏·舒冈诺维奇——安东纽克游击支队政委

拉贡——安东纽克游击纵队政委

柳巴·罗希哈——安东纽克游击队女游击队员

克拉夫谦柯——安东纽克游击队队员，曾为布琼尼部队战士

沃洛加·卡秋拉——安东纽克游击队小游击队员

彼加·卡秋拉——沃洛加的弟弟，小游击队员

玛丽娜·阿列克塞耶夫娜·卡秋拉——沃洛加和彼加的母亲，种
亚麻能手，挤奶员

卡特柯夫——安东纽克友邻游击支队支队长

吉洪·柯萨奇——安东纽克另一友邻游击支队支队长

安娜·奥托夫娜·波美尔——女大夫，德侨

奥列格·加夫里洛维奇——克柳然奇乡村学校校长

高尔捷依·路基奇·西沃洛勃——克柳然奇国营农场场长

玛里亚·玛利扬诺夫娜(爱称：玛莎；外号：玛里亚·玛丽耶夫娜)
——西伏洛勃的妻子

托里亚·普柳沙依(外号：瑜伽)——克柳然奇村团支部书记，汽车
修理工

列斯卡维茨——克柳然奇国营农场党组织的书记

第一章

一头野牛站在古老的云杉树下，树干下端长满了灰色的苔藓。在这荒僻的密林里，苔藓丛生，一派原始景象：云杉看起来都象千年古树，饱经风霜的树墩蒙着厚厚一层苔藓，里面却已腐朽了。有些树墩的内部翻露在外面，活象史前期的动物。

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安东纽克才把这位森林之王^①错当为这样的树墩了。他在森林中漫游了一整天，碰到过不少这种千奇百怪的树墩。然而，也可能是他想得出了神的缘故吧？森林是供人思索的好地方。它抚慰着你，驱散你的忧虑和烦躁。常常有这样的情况，种种不快在前一天看来近乎是一场悲剧，但经过象今天这样的林中漫游，在树木的喧哗或脚下落叶的飒飒声中沉思冥想以后，就会觉得这一切只是些不值得怎么伤心的小事了。人类的——特别是今天和平时期的——种种冲突、忧伤、烦恼，在森林庄严肃穆的气氛中，在它亘古长存的威力面前，就恍若另一个世界的事了。一年半以前，当结实、健壮的安东纽克被安排退休，乘车到这儿来的时候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当时他的心情是绝望的，但一经在森林中漫游之后，第二天就觉得可以对自己的“灾难”一笑置之。他不再愤懑地指责他的敌人和那些惶惑地保持沉默的人了，尽管那些默不作声的人心里明白：他安东纽克的全部罪行，只不过是说了想说的话罢了。

现在，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了。他来到这里纯粹是为了休息。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要他考虑，除非关于子女，只有子女是要他始终操心的。尽管这样，他还是想得出了神，险些儿跟森林

^① “森林之王”系指野牛。——译者

之王接吻。当那头野牛慢慢地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安东纽克呆住了，他跟野牛只相距几步路了。现在他们，人和野兽，面对面地注视着。

安东纽克感到脊梁上起了一阵寒颤。如果野牛冲过来，那会怎样啊？怎么办？开枪？没有权利。而且身边的子弹也打不死这种野兽的。这天早晨，禁猎区主任邀请他去打野猪，他拒绝了，因此身边只带着打松鸡的子弹。逃走吗？他想象他这个老头儿怎样逃法：绕过一棵棵树，穿过那些带刺的小云杉树丛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嘲笑自己：“伊凡啊，你可从来不曾在任何‘野牛’面前逃跑过。退却是退却过的，但那是在优势敌人面前退却……除了退却之外，有时也曾故意避开过一些混蛋。”

这是秋季的一个阴天，在云杉的浓荫遮盖下，四周几乎象黄昏一样幽暗。他看不清这头野牛的眼睛，无从知道它的眼神怎样？据禁猎区的看守说，离群的野牛就象神经失常的人一样，会无缘无故地冲过来。特别是受了带头牛的气的，更是如此。不过，这头野牛看来已经上了年纪。它那高耸的脊梁上的毛乱纷纷地竖立着，毛色是棕褐色的，显得挺肮脏。在它向下弯曲的脖子下面，挂着一绺绺的毛，就象春天野兽换毛时那样。但它的双角还是跟年轻时一样犀利。这样的角足以把人刺穿。

野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——它在打量着对手。但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连尾巴也不用甩，蹄子也不踢一下，就象是泥塑木雕的一般。它准备干什么？进攻？退却？

了解人终究比了解野兽容易，因此也比较容易防御，只要那人是公开进攻，而不是暗箭伤人的话。但糟糕的是，人们经常趁你不备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。

安东纽克想到，那些野牛是禁猎区看守们喂养和照顾的，是听惯了人声的，他就温和地问道：

“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站下去吗？”

野牛颤抖了一下作为答复，接着就闭上了眼睛。

不，看来这头野牛并没有进犯他的意思。

也许这头野兽病了，故意跑到密林这一角来孤零零地等死？

“应当记住这个地点，告诉禁猎区的看守们！”他又立刻联想到自己：“如果你真的跑到这儿来等死，我是理解你的，甚至还羡慕你呢！我也想这样干……在这儿，独个儿。也要这样挺立着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。”

突然从不远的地方，隔着两个林区的距离，传来一阵猎犬的吠声：它找到野兽的踪迹了。接着传来了枪声，一下……两下……

这时候野牛猛然抬起头来，吼了一声，用蹄子刨起苔藓来。

安东纽克事后不禁对自己当时那股机灵劲儿感到奇怪。当时他一下子扑到身边的第一棵树后，又从那儿一下子钻进了低矮的小云杉丛。他的猎枪不断钩着丫叉，他的脸和手都被擦破了。那是一次真正的越野赛跑！当他停下来倾听时，他听到的似乎不是一头野牛而是一大群野牛的蹄声。他好不容易才弄清楚，这是他的心脏在跳动，热血涌上了头部，甚至连耳朵里也在嗡嗡作响。

他已经听不到野牛的声音了。它把人吓跑后，也许还孤独地然而又是威风凛凛地站在那儿吧！

“啊，这样一来，你可不能再吹嘘自己从不曾在什么野牛面前逃跑啦！你刚才不就逃之夭夭了吗？”安东纽克不愉快地嘲笑着自己。“可是法律保护着这鬼东西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呢？！不得不逃……这是逃避法律啊！不过心脏……亲爱的心脏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他为自己的心脏感到不安。才跑了百来米，就上气不接下气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去年夏天在疗养区爬山，一大群人中只有三个人跟得上他，而那三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，也不比他大多少。其中两个后来累得连去吃晚饭的力气也没有了。而他呢，尽管那些黄口小儿都叫他“老大爷”，哪怕再要他到广场上去跳舞，他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去的。

“为什么心跳得这样快？而且不但加快，简直是裂成了三瓣，

就象发动机里烧坏了一个火花塞似的。可是究竟是哪个火花塞烧坏了呢？是那头野牛把我吓坏了吗？不，它仿佛并不怎么可怕，比它更厉害的也碰到过！”

那头野牛需要孤独。他安东纽克昨天也需要孤独。他想倾听秋天的森林中树叶怎样窸窸窣窣地落下来，怎样在脚下飒飒作响……也想倾听一下自己的心声。这只有在森林里才能办到。一清早起，他就被森林吸引住，沉浸在森林忧郁的气氛中。他向森林倾诉了衷曲。跟人他是决不会作这样的倾心之谈的。何况也无人可谈。那些他曾与之争吵，并向他们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人，现在都已远远离开了他。过去他曾在办公室里、会议厅里同那些人争论过，而今在这片森林里，他一面象那头野牛一样独个儿逛荡，一面还在心里跟他们争论。

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，非常安宁了。可是这并没给他带来什么慰藉。他明白：他的“深秋”临近了。“金黄色的森林不再喧闹。”是啊，显然不再喧闹了。没什么，伊凡，你也曾喧闹一时，而且闹得还不错呢！不论怎样，在孩子们面前不会感到惭愧了。在孩子们面前……

几分钟前，他还想深入密林，找一片原始的林中草地，在古老的松树的环抱中，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，就这么一直坐到黄昏，以便饱尝孤独的滋味；以便让森林的喧闹和秋天的气息充溢在心里，保存它几个月，直到下一次“发病”。

但现在，在跟野牛碰面之后，他忽然想跟人们接近了。以前不曾有过这样快的转变。这莫非是由于进入了老年的阶段？

安东纽克猜到了放枪的是什么人。在密林中放枪必须经过当局特许，而这种特许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。昨晚他就知道来这儿作短期休息的是个什么人。禁猎区的主任还曾建议他跟客人们一起去打猎。主任说：

“没有我们，光有象我们的朋友布迪卡那样一些理论家和话匣

子，即使他们跑得累断了腿，也打不到野猪的。可是，我明天有事。”

“不，老兄，我高攀不上！”安东纽克当时这么回答，只不过想借此抵制打猎的诱惑，好让他能够独自到森林中去走走。而主任却以为安东纽克讲这句话是由于他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痛快，就很有礼貌地转移了话题。

现在安东纽克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攀得上攀不上。他急忙奔向枪响的地方，一心想回到人群中去。

昨天他是多么渴望孤独，而今不知为什么竟渴望到那群人中间去，那儿有来自“上层”的消息、戏谑的谈笑和丰盛的宴席。

他凭着自己在树林中辨别方向的出色本领——打猎的伙伴们曾称赞他具有“猎犬的嗅觉”——就象用方位角测量过那么准确地从森林里走了出来。在一条林间道上，他看到了那些被猎获物刺激得兴高采烈的无忧无虑的人。

主人布迪卡老远就认出了安东纽克，心里感到很奇怪。起先，布迪卡问话的口气似乎并不怎么欢迎他：

“啊，你也到这儿来了？”但是突然，布迪卡变得高兴了，他一跃而起，略微有点儿跛地——他的一只脚上起泡了——跑过来迎接安东纽克：“同志们！这就是我们狩猎团的首领——伊凡·瓦西里耶维奇。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，他将把您的新记录登记下来。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打游击时的队长。啊，你瞧，我们打了多大的一头野猪。这是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把它打死的！猎运就跟财运一样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就是交上了好运。嘿，你瞧，多大的野猪！噢，怎么啦？你妒忌吗？大家看啊，安东纽克连眼睛也红了！”

布迪卡跟安东纽克问好以后，没有松开手，反而拽住他，把他往人群跟前拖去，仿佛他自己硬不肯走似的。

客人们显然疲乏了，他们全都在又湿又冷的草地上坐着或躺

着，团团围住了那头被打死的野猪——就象一群野人在焦急地等候酋长分配猎物一样。没有一个人急于对布迪卡的介绍作出反应，他们只是懒洋洋地回过头来。主人的两名随员，西罗特卡和克列普涅夫笑了笑。客人们在打量着新来的人：显然在估量他是个什么人物，是什么级别。打游击时的队长——这是二十年前的事，已经不能说明什么了。

可是布迪卡没有再提到别的头衔。

安东纽克想：

“你们休想我会首先伸出手，走过来跟你们这些躺着的人一一自我介绍。可敬的人们，这是办不到的！”

由于布迪卡把他拉到猎获物跟前，实际上等于是邀请他首先跟它相识，安东纽克也就照办——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被打死的野猪身上。

那头野猪躺在一棵橡树下，露出了黄色的獠牙，一股鲜血从它嘴里流出来。但它不是在这儿丧身的，是人们把它拖到这儿来的。猪身在地上拖出了一条痕迹，足有小路那么宽。它一路上分开落叶，压碎橡实，擦掉树根上的苔藓，留下了一条狭长的血痕——它已经不是鲜红的，而是象铁锈那样的暗红色了。

“承认吧，你妒忌了，是不是？说老实话吧！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，他妒忌了！瞧他那副样子！如果连安东纽克这样的神枪手也妒忌了……”布迪卡拍一拍野猪的胁部，说：“对，你来评评吧！两枪就打死了这样的‘大象’！而且距离不近啊，它是从那边的矮树丛里跑出来的，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就在这棵橡树后面，就在那边，多少米啊？你来估量一下！”

安东纽克用眼睛估量了一下，就完全清楚了。这是有经验的猎人再加上过来人的一瞥。他这个过来人什么事情都见识过了，而且自己就曾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做过客人也做过主人，想使他吃惊是困难的。可是他吃惊了——对他朋友的八面玲珑和高超的组

织能力感到吃惊。

安东纽克见过不少次这种事先组织好的打猎：什么地点，什么时候，隔多少距离开枪，都预先安排好，而野兽几乎是捆绑起来给猎人打的。但和这次打猎一比较，过去许多次狩猎——有时他自己也参加安排——说得客气一些，都是非常笨拙的，往往破绽百出，连安排者本人事后也会把它当作笑话来谈。这一次可不同，看来不会有人拿它当笑话讲。不过，安东纽克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

“派了几个看守把野猪赶来的？”

布迪卡笑起来了。

“唉，伊凡，你又来煞风景了！只有一个，兹米特罗克。他已经去打电话叫车了。”

是啊，要客人领受打猎的全部痛苦和欢乐可真他妈的要一点本领！从拂晓开始就得带领这位客人走很多路，非要累得他不能动弹才行，然后到了傍晚，就把那头傻野猪赶出来，不朝别人赶，专朝客人这边赶。然而象西罗特卡这样狂热的猎人，不论你事先怎么跟他约定，他到时候总是按捺不住的，他开起枪来又弹无虚发。可是这次他偏偏没有放枪——唯一真正的猎手竟被人们团团围住了，不能开枪，怪不得他拉长了脸躺在那儿呢！

安东纽克转身对客人说：

“我祝贺您。”

这位部长，也是个早就年过半百的人了，竟然喜形于色，就象小孩子一样（我们所有的人在钓鱼或打猎的时候都会变成孩子）。他立刻站起来，紧紧握住安东纽克的手，握得比一般礼节所需要的还要久，并用他那对能够识透各种人物和他们心思的聪明的棕色眼睛，仔细地打量着安东纽克的脸。

安东纽克的祝贺是真摯的——那两枪的确打得漂亮。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觉察到了这一点，因此对安东纽克发生了好感。

“我和您以前见过面，”安东纽克说。

“对，对……”客人肯定地回答，却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。他见到过多少人啊！为了不露马脚，他就退到一边，让他的助手走过来，那人正在等候跟安东纽克认识哩！（当首长站起来的时候，这位助手就躺不住了！）

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开玩笑地叫了起来：

“哎唷，哎唷，我的可怜脚。脚底磨起血泡啦！”

布迪卡心满意足地纵声大笑。

“可是您，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，没有白白累坏了两条腿。瞧，”布迪卡仍然在抚摸着野猪，两手拍拍猪腿，发出轻快的节奏，“得到这样的战利品，即使脚底起泡，也不后悔吧？对不对，西罗特卡？”但西罗特卡不作答，于是布迪卡又放声大笑，叫喊起来：“啊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西罗特卡可真变成孤儿^①了。他打猎失败啦！而安东纽克呢，眼睛里都喷出火来了。你妒忌了，还不坦白承认？”

“我是妒忌的，”安东纽克凑趣地附和道。

肥胖的克列普涅夫翻过身来，说：

“妒忌是私有制的残余。你们要向我学习。我只妒忌马上要大嚼野猪肉灌肠的人。我已经在咽唾沫了。但愿兹米特罗克赶快到来。”

“也许，同志们真的感到不高兴了吧？”客人关切地问道。“但我却是这样理解的：打猎是大家一起打的……打这样的野兽——只能是集体的功劳。”

“您好象是怕我们见怪，何必呢！”默不作声的西罗特卡突然开了口。“难道这是第一次吗？我们都是老野牛了。只有布迪卡一个人不懂得猎人的道德。”

“我？”布迪卡喊了一声。他一点不假地激动了，同时又假装出愤慨的表情。

^① “西罗特卡”这个名字含有“孤儿”的意思。——译者

“正是你。半瓶醋！”安东纽克脱口而出地嘲笑说。这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厌恶布迪卡的冷冰冰的感情。

他心里想：“你干么这样起劲？别人看不透你，我可看透了你。我们大家都接待过客人，有时也奉承过我们的上司。但我们是世俗的官吏，你却是科学家啊！”

安东纽克对自己心里产生的这种出乎意料的突变，感到害怕。他到这群人中间来，本是心平气和的，突然却无缘无故地发生了剧变。他干么要这样？干么要使人扫兴呢？

“我？我是半瓶醋？”布迪卡装出惊异的表情，可是随即笑了起来。“你这个朱露特^①啊，发火啦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打死野猪啊！我们却打死了它，”他仿佛生怕安东纽克不懂得他的玩笑，接着又举起双手叫道：“我投降，我投降……对打猎的奥妙我永远是个一年级生。”

“还不仅是这方面，”这时候安东纽克那种冷冰冰的感情同样出乎意料地消散了，经过一整天林中漫游后出现的那种宽容与平静的心情又恢复了，于是随口说了这一句无关痛痒的话，使谈话不致中断。

“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！如果我的好朋友开始竭力要人相信我在机器制造方面也是这样一个……一年级生，——那您就可以明白：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俩善于一有机会就‘支持’对方。”

他说这话大概是生气了吧？或者是在耍滑头？要不然就是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提醒上级记住自己的功绩？

“瓦伦京，你作为研究所的所长——是天才。我可以当着部长的面替你证明。”

“瞧，谢尔盖·彼特罗维奇，我曾经跟什么样的促狭鬼同住在一个土窑里啊！”

① 朱露特是罗马神话中的神王。——译者

安东纽克转移话题，说：

“把野猪身上的分泌腺割掉，要不，会使野猪肉有股臊气的。”

“可是禁猎区的看守建议用火来燎毛。野猪还小，才一周岁，还早着呢！”

事情很明白：还要使客人再一次领略乡村风味。

克列普涅夫装出一副淘气的样子，竭力激起别人的食欲：

“我们得叫它立刻上煎锅。灌肠真是好东西，世上美味不少，唯有灌肠最妙，这是最聪明的格言！这是生活哲学的顶峰！你们耳朵里没有响起油炸肉丸子的吱吱声吧？我却出现了明显的幻觉。我们将要有最美味的油炸肉丸子了！我那些荞麦粉不是平白带来的，可以做油煎薄饼。没有一个厨师做得出象我做的那种油炸肉丸子！”

他又翻了一个身，咂着他那干燥的厚嘴唇，发出贪吃的啧啧声。

“荞麦粉，你从哪儿搞来的？”西罗特卡诧异地问道：“现在还有什么人磨荞麦啊？连荞麦片也没有！”

“你不相信我们的农业成就，亲爱的西罗特卡？落后于生活啦！实际上早就出现了荞麦和玉米的杂交种，只要善于识别荞麦和玉米就行了。我就有这种本领。”

“不要胡说八道，爱德华！”布迪卡打断了他下属的话，他不喜欢这一类暗示。

克列普涅夫早就使安东纽克发生了兴趣：这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，但却不是胆小鬼。他不讲什么礼貌，即使跟上帝在一起，只要过上半小时，也会对上帝称兄道弟的。他对他的保护人布迪卡说起话来出奇地不受拘束，有时甚至是非常尖刻。但是，布迪卡却把这个做过电影摄影师而又不学无术的人，安排为科学研究员，并带着他到处跑，寸步不离。自然，克列普涅夫是个善于钻营的家伙，什么都能弄到，而且还善于做广告。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厚颜无



耻的小人，但在他那含混不清的胡说八道之中，有时也有一得之见。

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两辆汽车的喇叭声。一辆的喇叭是低沉的，带点沙哑的声音，好象伤了风；接着是另一辆——尖声尖气的，象个姑娘。

克列普涅夫抬起身子，举起猎枪，对发黄的橡树叶放了一枪。树枝被打断了，很快地掉了下来，几片落叶在空中打旋。躺在橡树下的那头疲乏的猎狗，可笑地跳了起来，在周围跑来跑去，同时嗅着潮湿的地面，地面上散发出老蘑菇和新鲜橡实的气味。

西罗特卡招呼那条猎狗：

“冲伯①！冲伯！”

“冲伯？”安东纽克感到奇怪。“是谁想出来的，给狗起了这么难听的名字？”

“我是从拉比茨基那儿买来的。”

“如果狗也懂事，它准会咬掉这个波兰小贵族的鼻子。好一个政治家！”

猎狗驯服地跑到主人跟前，伸出红红的舌头，用聪明的眼睛望着主人，好象在责备：“哪一个傻瓜突然心血来潮，无缘无故地放枪？”

沙哑的汽车喇叭声越来越近。克列普涅夫还想再开一枪。可是西罗特卡阻止了他：

“干吗放枪？不会迷路的，就这么一条路么！”

两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出现了。它们从林区的道路上，辗着露出地面的橡树根，摇摇晃晃地驶了过来。一辆是大甲虫似的黑色吉姆牌轿车；另一辆是令人喜爱的，真象姑娘那样漂亮的淡蓝色伏尔加牌小轿车。

① 冲伯是刚果(利)——今称扎伊尔共和国——的民族叛徒，比利时殖民主义的走狗，杀害卢蒙巴的刽子手。小说中借用其名来称呼猎狗。——译者